

元朝名臣事略

二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潛邸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於武安山天甯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爲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旣見約公俱行謁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征雲南還公遂見留

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後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

神道碑

邢州古名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於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眞定張耕洛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上從之請於憲宗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

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既至。蘇枯弱強。爬蠹剔荒。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改邢州爲順德。

府。章軒李公撰文集序。

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陽邏渡濟漢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又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卽命呼嚕蘇以諭其志。故人人踊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文集序。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旣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文集序。

上神武善斷。每臨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碑。

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卽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張忠宣公撰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効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

覽奏即日會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碑又國克坦公履襄謚銘云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條舉而縷陳之無有遺者又魯齋文集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上曰漢高眼孔小朕豈如是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計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能得與聞也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碑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公爲稱首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燕閒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數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歲乙酉。嗣其兄職爲都元帥。己丑。授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壬子。授河南經略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盡兼江淮軍馬經略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遂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丞相巴延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十四。

歲庚辰。金將武仙以真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卽鎮守。俾仙貳焉。公時年二十餘。身長八尺。騎射拳勇。絕人。屬囊鞬署帳前總領。汲郡王公撰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仙遽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卽迴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仇。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而南。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季伯佑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卽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實訥岱統精甲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萬衆來援。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動地。無不一當千。葛氣褫。會日暮。退依沾水爲阻。公料其退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蹙。燎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銳卒五千略其後。公以鐵騎驟之。斬義斌。戲

下。自是義勇之名。軒轅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反者。匿大歷寺。後斬關爲內應。公跳步。葉守帥董俊以全軍授公。復與實訥偕破走仙。主帥忿其反覆。驅萬人出。將剿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公乃繕城壁。儲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嘗甘茹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掇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衆。以次完治。然商公抱積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卽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蟻尖。蒼峪。馬武京等砦。家傳

太宗卽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元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哈瑪爾。蕭某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千夫長。遂以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諸侯兵隸焉。家傳

庚寅冬。圍仙於汲。金將完顏哈達以衆十萬來援。兵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旣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家傳

壬辰。太宗由白溝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哈達軍於三峯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善。努於陽邑。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眙。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完顏布呼將兵尙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薩奇蘇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

此豈駐兵地耶。公以事赴汴。比還。薩奇蘇全軍皆沒。

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筏潛渡。血戰連日。金遂亡。

西溪王公撰行狀

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暨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積。操籍來徵。民至賣田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詣闕奏其事。官爲代償。本息而止。軍則中戶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永爲定制。

家傳

戊戌己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資。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

家傳

監郡孟克薩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奏太后。悉徙居嶺北。於是田里有遂生之樂。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

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襄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服。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以綴我師。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槳盪決。覆溺者萬計。及取光化。復引絙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以鬪艦三千艘鎖湖面爲柵。破則復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敵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敵乘夜果來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盡驅敵人入淮水。至若掀滁州。蹂盱眙。擄

寶應。瀕江渚湖。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敵愾樹功。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間。寸長不掩。故諸將曲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勇。有古良將風。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憲宗方倚任於伊囉幹齊。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乞不令伊囉幹齊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宋人跳踉。內地之民。多被殺擄。上舉公與趙公壁立經略司於汴。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邊城。以遏寇衝。民皆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於野。民安其樂郊。出於途。商免其露處。觀民俗。則既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鬪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爲墮其北門矣。行狀

癸丑夏。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先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已歸其長楫。兵柄又歸其次權。臣可退休矣。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顧恤。此卿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上曰。昔青吉斯皇帝封有功者十人爲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賞而死。豈得不報。又一家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

不以既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狀行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勾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爲罪，例遭凌辱。公以勳舊，獨容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傳家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艫艦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獲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傳家

中統元年，上卽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聞，大略以爲：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班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上嘉納之。命公之鄂渚，江上軍旣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狀行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旣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必慮其所終，事必稽其所蔽，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需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傳家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之。賦稅繭絲，法盡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

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綏。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俱多。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錫默圖。與額埒布格遇。上命錫津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蹴之。北兵潰遁。家傳

三年春。李壇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壇兇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壇。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而退。家傳

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爲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家傳

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互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諭公曰。中書省。尙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句。遇

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爲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又牧庵文集云。公方江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於軍。其辭若曰。畫剪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言。將百萬之衆南伐。至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伐。雖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公還真定。上又遣其子杜與尙醫馳視。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爲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家傳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爲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斂然畏避。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然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行狀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其積力久。義精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外。雖老師宿

儒。有不加詳者。至於矢論廟堂。運籌帷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

家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尙。朕自有官畀之。即詔楫爲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次姪權充唐鄧軍百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爲兵。敕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服。竟以仲子樞充新軍百戶。

行狀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涼德薄效。其將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殫身邊野。裹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邱墓等耳。

家傳

初。公之取衛也。獲衛士富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爲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遣人護送至真定。後任爲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爲。措注焉。每南征北覲。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即書畀之。或讒間之。公一不聽。衛旣爲公食邑。即命軍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衛前爲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矯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造爲誣毀。公用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

行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潯南。元遣山。李敬齋。白樞密。曹南湖。劉房山。段

繼昌、圖克坦侍講。公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孫議事、張條山。擢用薦達至通顯云。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羣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士若干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踞者偃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瑄塔噶平。行臺上其功。獨踞名關。公問之。或以前事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沒哉。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閤蕭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長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家傳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卽五六員。多至七八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爲定。公於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於理而已。不以詭隨爲得計。不以循默爲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勝計。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封諡之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也。行狀

平章廉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焉初事潛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元年復爲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二年分省山東踰月召還七年罷行十一年行省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年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於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下孝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河南高公撰家傳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四奴盜馬逸去已而俱歸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怒將付有司公泣諫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魏國夫人留居山中有豪奴兩人酗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卽械擊府獄杖之家人悉震懾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年者已如此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入侍世祖潛藩上亦因其多智有威容議論宏深恩顧殊絕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子聞急召因懷以進上問何書對曰孟子上問其說謂何公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爲對上善其說目爲廉孟子家傳

諸貴臣校射上前一貴臣顧公取三矢似欲授公公曰爾豈億我爲不能耶顧吾力弓差軟諸貴假以勁

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真文武全才有用書生

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卽命公爲宣撫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布戶難羌戎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憚設施摧摘奸強扶植貧弱事無遺便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爲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參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

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爲勞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後著之令

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爲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徵倖其主蓄憾勿置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

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宜減死卜者公並署伏法澍雨隨應

家傳

歲丁巳憲宗以世祖嘗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入讒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爲奸利事命其貴強相阿勒達爾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鈎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復大開告訐虐焰恟恟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並停寢公還王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

家傳

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徑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並以官錢遣還家。以廣異恩。上嘉納之。所還者五百餘人。家傳

憲宗討至。且聞河朔摘軍之擾。敕諸軍守鄂。公從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刻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賢傑。悉洽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變。公聞劉太平暨先朝大將和囉輝復至關右。又念先帝經蜀。嘗留大將瑋塔噶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將。尙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主上英果。因關右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上既渡河。悉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深然之。家傳

憲宗南征。留季弟額埒布格居守北庭。及訃聞。遣其用事臣托果斯徵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以莊聖太后命。侍額埒布格講讀。及托果斯至真定。怒槃不附己。械繫之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間訪槃繫於獄。言於上。釋之。民情大悅。家傳

上欲賜塔齊爾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既至。王甚歡。語及上渡江事。公曰。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爲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爲他人所先。王大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還

奏其言。上曰：「如此大事，卿輒言之，何不畏愼耶？」對曰：「臣所讀書云：『時然後言。』臣語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
家傳

歲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埒布格雖殿下母弟，彼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爲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篆寶文一治而成，衆皆稱賀。翌日，上登寶位。
家傳

時鄂兵未還，公奏言：「宋嘗壓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使諭以息兵講好，敕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其言，乃遣使如宋。
家傳

趙良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和囉輝已行尙書省，獨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爲應接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盤相爲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耨埒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邇，其副將奇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額埒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既卽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爲一道，首命公爲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和囉輝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事新集，人素懷公，不數日，官府初定。